

偉大的世界  
傳說中之被樓後的巨鐘  
于成澤  
每份五分 每份五分 每份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中區大學出版部

# 京報副刊

第三〇八號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主編：每份本京八枚，外埠三分。郵寄一元。  
三十期  
通訊處：北京二龍口袋胡同十六號。  
總發行所：北京中區大學出版部

## 期三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發達社。定報處：北  
京大學第一院發達社。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  
年五角 全年一元

## 美治政策

張鏡生

(7) 實業與理財部

自來中外的理財家重在收稅而忽略於自己  
生利的方法。我們美的理財法與此大大不相同  
。他第一宣布一概口岸皆自由港並無關稅的  
徵收。他第二豁免內地一切的釐金，任憑外商  
來往，與什物內商的努力。競爭與努力，其  
結果必定使商務繁興與農工的振作。可是，他  
自有生財的方法與限制私家資本的膨脹。因為  
他是從實業中謀理財，故財不但得到充足，而  
且實業得到大發展，並且使大地皆成爲美麗的  
色彩。我們今先說

(1) 美的農場的經營是什麼一回事吧。  
於每地方上，由部經理許多極大的農場，林  
場，牧畜場，水產場，與園藝場。這些場的作  
用，一在得到國家的利息，二在指導人民得到  
最好的收成，三在使大地變爲美麗的局面。  
以農場說，在一定區域內，由他專利發售各種  
農具，種子，與肥料。這些農具是自己製造的  
，種子是自己收成的，肥料也是自己發明的，

如此種種的利益已是極大了。況兼有林場的樹  
苗與木料的出息。況兼又有牧畜場可以賣畜種  
，和家生的禽獸與售牛乳，並賣馬和管理獸醫  
。此外，又有水產場，其利益又更大了，他有  
漁鹽莫大的利源。再加之園藝的出產，既可以  
賣菓樹菓實與花種花卉，並可以售蠶種與蜂窩  
。這些利源准夠政府一部分的使用了。不見北  
京農商部僅靠一個中央農事試驗場的出息已足  
接濟好些部費了。

可是，政府方面所得的利益還在其次，最  
要緊的，人民於此得到種子，肥料及種植培養  
種種的好指導，則其利益更無窮大了。實則，  
美的農場的希望豈但如此，他於一定區域內規  
定人民僅能種某種物，養何種畜，培植何種林  
木，栽培何種花卉與菓實。此地是宜於種桑養  
蠶的，則就限制人民僅能種桑養蠶。那邊僅准  
種柑，第三地方只許養花卉。東邊可以蓄蜂，  
西池可以養魚，南北一隅不准於種稻麥外別有  
經營，諸如此類的限制，既可以使農民互相得  
到幫助的利益，並且可以得到美麗的觀瞻。以  
實利說，譬如某地極宜蠶業，荷一家單獨經營  
，或一年多蠶而少業，其蠶必至於餓死。或一  
年業多而蠶少，則業未免於棄置。到底來，終

不能得到蠶絲的好收成。若於此地同營一業，  
則東家葉子多餘，可以補助西家蠶子的食料。  
甲家蠶子稀微則可向乙處收買。此外，機器互  
相假借，人力互相幫忙。偶逢蠶蟲侵害，則彼  
此利害相關，大家必肯齊心驅除，當然較比一  
家單身匹馬爲有效力，其次，由這樣的指定，  
則農家不能因厚利而種有害於民生的物品，如  
今日我國滿地種罌粟，更把五穀拋却，遂生出  
了煙土堆積而糧米空虛的怪現象！

若以美越方面說，限制作業，更爲必要的  
政策。這地通過是稻田，則所見的如江南一幅  
好畫圖，田裏蛙聲處處叫，一套無窮盡的綠蔭  
，滿滿蓋住了大地的身子，夏風吹來，秀苗油  
油然如長袖的善舞，說到北方的麥原更加興越  
了。眾目一覽，遠連天際，麥穗作金黃色，夏  
日的烈光照去，越顯得嬌媚有姿致，一到晚景  
被薰風蕩得如黃海波一樣的離披，這個麥海  
的美麗，另有他一種海景的奇觀，凡肯俯臨這

### 美治政策(七)

我想

爲蘇俄仇友問題告雙方

旅蜀日記(十四)

北海浴日

張鏡生  
陳禮泉  
陳鍾琴  
羅文漢  
杜若  
學昭

個情最苦此與著者此時同有一樣回想的無  
限滋味。我筆寫到此，我神已馳到這海和  
浪風相搖盪了，我回想海水的寒冷無情，我  
愈覺海上的波浪越熱烈地有生氣。我回想大洋的  
狂浪振盪得我腦亂神昏，我愈愛慕海上的安靜  
慈祥令人可親。我如要自盡嗎？我就去跳入這  
個生命的海中與波浪相擁而歸化於大地之母  
親的懷內。美的政府呵！我們最大的責任，就  
在安排這大地皆為人民生存的安樂窩。並使這  
個大地為菓子園，這是一帶遙遙的柑洲橘場，  
那是柚地和蘋果山，果實繁榮，枝葉垂垂，中  
有無窮的蜂蝶如繡官衙如戲彩棚。再越界而過  
眺，池塘魚躍，野草雉鳴，更兼有菊畦與牡丹  
台一排一排地如羣雲的返照，其上有飛禽如遊  
翔，底下有走獸的馳突。大地如此變成公園  
，為公園，為花園，為鳥籠，為蝴蝶的家鄉，  
為雲霓的福地，五彩輝煌，千形萬象，花紅柳  
綠，鳥鳴獸號，平原有一片一片的美麗地氈，  
高山有一叢一叢的瑰麗圍屏。春氣融融。綠野  
酥軟。夏日照為林作赤血色，射出了萬道的金  
光，秋月晶瑩洗得滿地乾淨，冬雪掛樹枝，冰  
冷刺地皮，上有潔白的銀幕，大地如此又一變  
而成為夫人的懷眷與壯士的悲秋了。實在說來  
，必妥這極美處去安排，纔能對得住自然之母  
的神情和風韻。伊一個赤裸裸的身材，全憑人

去怎樣修飾，就變成了怎樣形狀。又使人怎樣  
盡力去修飾，伊也就怎樣去報酬他。故把伊弄  
得好看了，同時也得到伊種種的好處，美與利  
益。一雙雙收，人們對於農事必有各種美的工  
作做一種官利，然後纔得到了農家的三昧。  
(未完)

### 我想

陳禮泉

(一) 為自己做點事  
我想，現在是時候了，我應該起來做點事  
，不為別人，至少為我自己。

說起我現在還想做點事，好像我在同我自  
己開玩笑。我現在不是個中學教員嗎？不正在  
做學嗎？這，不也為我自己，並且也為別人  
人。

然而，我想，說話不應該這樣隨便，應該  
稍為謹慎一點。當中學教員算做學嗎？如說  
對的，那末，上自段執政，張雨帥，馮督辦，  
中連各省軍民長官，下及名流學者，拉車的，  
挑糞的，也正在做學哩。他們不但為自己，  
並且也為着別人。這不是笑話嗎？

這樣說，似乎令人太難懂。但總之，當  
中學校員不能算做學，猶之乎說吃飯，睡覺不能  
算做學一樣，說不上為己為人的話。

這理由是很簡單明瞭的——我現在所做的

一切，並非我自己的意思。我的手，我的  
我的腦，我的舌頭，我的眼睛，只是一部靈巧  
的機器。說到機器，通常不問自己動作，而  
末，牠所做的，也當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所  
以牠的動作，只是別人叫牠那樣的，——實際  
上說，「別人」也正是一部機器，——正如佛  
佛的拂袖，持帚一樣。你想，牠怎麼配說為己  
為人的話！

因此，「我」這個字是有着極重大的意義  
的。把「我」放在「自己」兩字的上面，聯成「我  
自己」三字，更覺得有無窮的深意。

於是「我應該起來做點事，不說為別人，  
至少為我自己。」這話頭，便成為武士的劍，  
宇宙的力，佛頂上的金光，閃耀在我的面前  
了。

你說，「我應該起來做點事，不說為別人  
，至少為我自己。」於是你便恢復你的原形  
了。

他說，乃至一切人說，「我應該起來做點  
事，不說為別人，至少為我自己。」於是，他，  
乃至一切人，也便一齊復活了！

我至今才發見這個「我」！  
於是「我」作獅子吼道，「現在是時候了  
，我應該起來做點事，不說為別人，至少為我  
自己！」

## 洪水

預告(十月十六日出版)  
今後的覺悟(論說)  
許胡適之「愛國運動與求學」  
毀滅(詩)

成仿吾  
未艾  
李伯昌

通信處  
上海  
九路二

沉鐘週刊第三期目錄  
一瞬間的黃昏  
林如稷  
悲劇的遺囑(正文)  
易海亭

國魂  
十月二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國魂社成立宣言  
可怖！可怖！

(子)

胡適 週報費大洋一元 寄足三個月 票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謠研究會  
 又一個四川人呼籲之聲 鄭元瑞 十期 通信  
 又一個四川人呼籲之聲 陳雲青 處 北京大  
 又一個四川人呼籲之聲 顧昂若 學第一院  
 給我對新鮮空氣

歌劇 剛門 版  
 總發行處 1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北  
 行處 書局 2北京大石作三十二號  
 出版經理部

(二)做「現在」的事

「做事」是要跟着「現在」來的。這話雖然好笑，但觀已往，看現在，至少有幾千萬人不這樣，特別是中國，尤其是那些穿得好看的中國人。你以為手裡握洋棍，身上穿洋服，口裡說洋話的中國人可以除「嗎」嗎？不！我堅決地說，不！我要把他們一起算在內！

這不是什麼洋棍，中國棍；洋服，中國服；洋話，中國話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國人的靈魂問題。

長了長鬚的或上了年紀的人，你別去理會他，他不在這個問題的範圍內，在範圍內的是二十歲至四十歲的人。你只要在路邊或在屋內，隨便拉着他們中間的一個，喝問他一聲，「你所做的事是「現在」的麼？」他必定會吃驚的，或者向你做口大罵。但你不要被他這樣的故作嚇退，仍然拉着他莫放，並且向他臉上冷冷地一望，或從他的眼神裡觀察他的神情，你便一發見那鮮紅的顏色，堆滿他的蒼白的兩頰，和乞憐的表情充滿他的灰暗的藍孔。呵，原來他所做的，全是那「過去」的，他全沒想到什麼「現在」！所以當你一喝問，他的靈魂便向你道歉，乞饒了。雖然他的故作還是那樣威武，嚇人。

因此，我又覺得「做事」要跟着「現在」

來的」這句話，是一個宇宙進化的原理，是一切生命活躍的根本原則，違反這原理和原則，不但他的「做事」是向空揮拳，而且覺得他十分可憐！

你想做點事嗎？你就立在這「現在」的石坡上！

(三)再造一個洪水世界

我已認識「我自己」，我已覺得我是個「有力者」，並且我已站在「現在」的石坡上了。但放眼四顧，啊，漫漫的平霧，蒙住了我的眼睛；凜冽的風，吹凍了我的身體；啾啾的鬼語，刺裂了我的心扉。我看小見一切；我感不到一絲兒勇氣；我止不住我心房的戰慄！我向何方！我奔甚麼！

在這「前」，我恍惚記得我曾做過熱烈為人的事，如「打倒帝國主義」之類。「是」我現在後悔，我現在想來，覺得那是極可笑，又極卑怯的行為。難道一羣小羊的哀號，足以嚇退吃牠們的老虎麼？況且還有許多鬼，站在那老虎的周圍，做牠的護衛，你這樣哀號，不過指示你所在的地方，叫鬼們好領着老虎來吃你了。這像個「有力者」所幹的事嗎？這算得偉烈的舉動嗎？徒然可笑罷了！所以我現，必得後悔，再不弄弄這種甲法的勾當，因為我已認識「我自己」，我已覺到我是個「有力者」，我要做：「有力者」下想做的事！

「再造一個洪水世界！」我覺得這是已認識「我自己」這三個字，和已覺得自己是個「有力者」的人們現在所應該做的事！

你害怕麼？那是不行的！不有破壞，那來建設！你不回這世界前進，這世界也會向你奔來！況且你已是個「有力者」，就不應該這樣自餒！

這並不需要什麼武器，只不過把你的心剝出來，當作一顆炸彈，握在你手裏，對準那要吃你的老虎和站在老虎周圍的鬼們拋去就行了！

這又不用什麼一大羣人，在先天化日之下，掛得威威武武地搖旗吶喊，鳴鑼擊鼓地衝鋒陷陣，只要你一個人，獨行踽踽，沈默無聲地向那深山中猛虎的巢穴走去就行了！

這纔是個「有力者」的行為！我捧着我的赤心贊美他！

於是一「洪水」從地心裏湧出了！噴，噴，噴，流，流，流，漲，漲，漲，漲，！漸漸地馬拉亞山的最高峰也完全沈在洪水底下去了！你想，那時還不要吃你的老虎麼？還有做老虎的護衛的鬼麼？

這是怎樣偉大的創造！我就切盼這世界的來臨！而且我覺得我是個「有力者」，我就想這樣做去！

# 爲蘇俄仇友問題告雙方

陳鍾琴

這幾天京劇團上，關的身輝耀氣，聽說寫的是蘇俄仇友的問題。

我必借農的「帝國主義有赤色白色之別嗎？」的導火線和答辯。又看張奚若的「我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和「我國欲修內 以圖強必須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妙文。手邊，張榮福的「蘇俄真是中國敵人嗎？」和反駁張奚若的怪論，不消說早看了。

我必借農派都無關係，與論辯者私人，全不認識，以第三者資格來說話。

近來國內文壇，都受了人生觀的餘毒，常以毫無價值 毫無意義的問題。斤斤爭辯，這一次也不是例外。蘇俄是敵是友，明眼人自知。奚若辯論？陳啓修說俄國是中國唯一的良友，事實未必盡然；張奚若說俄國是中國唯一的仇人，必定別有目的。總之：我認爲雙方俱多事。

聰明的先生們！你們拿上說閑話的時候，去調查調查英人挑撥軍閥的惡計，拿上打筆墨官司的光陰，去看看日本人懸斷關稅會議的陰謀罷！

以上我勸他們息爭；以下是質問張奚若的話。

我有三個問題質問張奚若：(一)俄國是否帝國主義者？(二)中國是否能行共產制？(三)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是否修內政？

俄國在數十年前，確是帝國主義者，東路我國之滿洲，南征巴爾幹半島。國內亦工廠林立，二兆盧布以上之資本家，達三千五百餘。而爲這些流血汗的，就是六十餘萬之傭人。他們夜以繼日的爲資本家盡力，得來的錢，不夠溫飽。白天待遇如牛馬，中夜慘慘如死囚。他們有長歌，最能表現他們的苦楚：

"Damned be the life of miners,  
Day and night we toil and suffer,  
Just as criminals in prison.  
Day and night the candle smolders,  
And we carry death on shoulders."

厥後待遇益惡，不平者漸結上黨。加以農民之窮迫，禁酒令之影響，地方糜爛，國內恐慌。俄皇尼古拉反不度情勢，日輸兵士於戰場以敵德。致凍，餓，戰，死的兵士，屍如山積。所以存千九百十七年，社會革命黨登高一呼，全國響應。未幾能工者愈多，俄都入革黨之手，而臨時政府亦告成立。克林斯克數次組閣，但

主張續戰，卒爲布黨二次革命所敗，而勞農政府以立。列寧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在憲法會議宣言的七，八條說：「蘇俄獎勵全世界各屬勞動間相互之交歡，主張非賠償，非併合及民族自決之民主的原則，廢除對於小民族殖民地之壓制，贊同芬蘭獨立，波斯撤兵，及亞美利尼自治之聲明。」議會未通過，不惜解散之。今日之蘇俄，即本此主張進行。

上邊我不惜引用這許多話，爲的證明蘇俄立國精神，即根本反對帝國主義。不意曲高和寡，大連帝國主義者的白眼，待封鎖政策，欲使蘇俄於死地。但蘇俄不以此自傲。他們看東方有個大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四萬萬的人民，正被帝國主義者宰割。他們動了同情心，想扶這可憐的民族起來，一同打倒帝國主義者，然後世界纔有和平的希望。中俄條約成立，即其謀略之第一步。但中國人疑心百出，受寵若驚。帝國主義者嫉妬之餘，捏造謠言，而中國的張奚若，亦代表帝國主義者說話：蘇俄是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吸我們資財，蘇俄竟收買我們良心；帝國主義者僅憑弄我們軍閥，蘇俄竟憑弄我們青年。最後竟主張中國要與列強妥協以圖存！張先生！中國人資財固然被人吸盡了，中國人的良心也早莫有了，他們怎樣買？還是照你的高論，在大英國，大

## 第四時局一瞥

(十月十八日出版)

時局一瞥

青田

## 狂兩種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  
2 狂 實價五分。已付印。目錄列下  
失意的英雄(散文) 欲  
在死人之側(翻譯) 戒



歡迎廣東外交代表團  
本社參加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之  
實 第一時局一瞥

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  
銅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  
元郵發行所北京法大舊軍運報社。

的版

春之消息(散文)  
丁大王爺(小說)  
五天(雜記)  
生的躍動(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盤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對於國民最低限度的希望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價目：零售每份銅元四枚，郵寄二分，(款項  
長期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郵票代價不折扣)

日本的膝下，湯拉陳詞曰：我們忘了從前的仇，來和你們要好！

話雖如此說，我還盼望人知道甚麼是帝國主義。所謂帝國主義者，愚弄，搶劫，侵略人之大盜也。今殺人不可不認罪？吸我脂肪者是誰？指使軍閥內爭者是誰？因內爭想藉口實以遂其把持海關之目的者又是誰？蘇俄固然不可明目張膽在我國宣傳主義；但條約上早禁止，不妨令其欲舒一蘇俄固不可佔據我蒙古；然他亦聲明退還 誰去接受了賣國條約，都訂於敗人之手，而蘇俄單獨聲明與帝國條約為無效。因他們主張非併合及民族自決故也，他們他自己打噴吧，為帝國主義者麼？而中國的聰明人——不是混蛋之尤者——竟以赤色帝國主義的大帽子，強按在蘇俄的頭上。認賊作父，以友為仇，吾又何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竟以為有連帶關係，故並論及。我而說：人的口是狹義批評者的發音器，不忌這話，竟適用於人文。民四時，人聽着「國民黨」三字，即「談虎色變」。到民國十四年，人聽着「共產黨」三字，也「相驚伯有」。究竟他問他黨民黨共產黨是怎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憐哉，盲目之羣衆也！某閣員當面問加拉罕說：你們俄國和中國要好，想救中國共產麼？加拉罕說：中國無產可共！的

確，我國大資本家在那裡？工廠有幾個？我們財產，都被帝國主義者和上斷頭台的軍閥刮盡了，還配說共？我國人的傳統觀念及民族制度入人太深，俄國即花錢，不過買到幾個招搖撞騙的出風頭的走狗，而共產與否，仍格格不入。神經過敏之中國人，不要怕的太利害了。

但是到現在，共產這兩個字，還是刺目，究為何故？應者曰：上了帝國主義者的當了！帝國主義者見我們有點反抗的樣子，於是不意於其一等走狗曰：貴國人赤化後即共產，你們廢盡幾年心血刮下的囊中物，要與他們平分，那多可惜！幾個無辜的百姓下到獄裡，算了一起事。而我們羣衆，也拿這個新罪名互罵，共產共產！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關於第三個問題，本無答辯的必要，然不示以懲罰，將來還有比這好聽的話。

張先生的大意是說，俄國人懲重中國，中山先生又上俄國當，高唱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結果帝國主義者更形猖獗，不平等條約反不能廢。他又說：青年和自命學者，不務本而逐末，不求己而求人，社會反受其害，所以他們是「糊塗蛋」。最後據他的宏才大略，是要先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俟自動的政治事業建設好，「帝國主義就不打自倒！」哈哈！我早知道中國有個怪物，慣發怪論的！他說

中國上當，不當聽俄國的話，反抗帝國主義，難道說我們應當三跪九叩首在帝國主義者面前，他們踢我們一脚，我們應當抱住他們的尊足接吻不成？中國反抗帝國主義是上了俄國的當，不知俄國革命，又上了誰的當？他說：青年和自命的學者，不務本而逐末，不知甚麼是本，甚麼是末？我們應當在屋內起火，煙霧沖天的時候，還抱上膏本于呻吟嗚呼麼？噢！我明白了，我們應當不惟不救火，反拿些救出來的衣物再投到火裏，纔算絕頂聰明。如張先生者，在中國被人壓迫的喘不過氣的時候，還罵反抗為多事，再替帝國主義和軍閥說話，纔不是「糊塗蛋」。民國的時候，事事都是反面。做官要使人人側目而視，纔有昇發希望。所以學者——不是張奚若——也要勸人讀書，方不愧為識時務之俊傑。他又說：我們應當與帝國主義者妥協，這話猶令人掩耳却走。你打開滿清的歷史看一看，那一回不是讓寸進尺，你越讓妥協他越利害。他們吸我們脂膏，割我們土地，騙我們人民，中華民族簡直有名無實！我們譬如是一個骨瘦如柴的大病人，帝國主義者，就是置我們於死地的妖魔。一直到民國十四年，他們還是扼我咽喉，縛我手足，炙我皮膚，而一方面又假惺惺的說：我們實在盼望你早好了！我們被他們的迷魂湯灌的快入土了。自動事

君！何由而建？政治狀況，何由而善？讀者諸君！帝國主義者，根本就不想咱們有強有力的政府！我敢再進一步說：在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統制之下，中國永遠翻不了身！即使甲軍閥再能打倒乙軍閥，眼前乙軍閥與丙軍閥又會對打。結果無論那一個得勢，國事依然，專制更甚。志士們！國事前途，在你們身上。拿你們熱血，來點綴神州吧！臨末我要勸告張奚若，你的怪調，早不致傾覆了，徐詩哲固允你「盡量發洩」，然牛溲馬勃，豈是搗塞之物？還是早入政界，拉攏僑同志，比掛名學者強得多。我再勸陳先生：及早不理張奚若，他自吹自擂莫意思，策戰就能停止，不然，軍閥爭地盤，智識階級好筆戰，國事前途，就要斷送在這裡！

十月二十二日早九時脫稿，陳鍾琴。

### 旅蜀日記

羅文漢

六四，老張。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姓張的。

那鬼一早喊肩痛，雖被團上派來的兩名團兵喝責，他還是古都着嘴去烟館中找來一個姓張的，把擔子放給他挑。

老張真有點張氣：肥耳開口，濃眉大眼，體幹魁偉，言語爽直，走路十分驕捷，只見挑

子閃動，脚板蹣跚。

過一座雕刻精緻的青石橋，沿江邊山坡路而行。所過江邊山坡路，迤邐於草野荒林前，曲折陰險。

渡過江水支流，向沙灘草原前進。一片白色無際的斑毛草，高可蔽人，風聲過處，驚為伏者碟起。

從鵝卵石灘上走到細砂石灘上。老張畢竟比別人走得快，團兵緊跟着，拖得我們氣喘，煙鬼落後。我們偶然問老張說：「看你挑着這擔子並不見得重，為什麼老那橫腰喊重呢？」他爽直答道：「先生們那事曉得，當挑夫的，都是這樣，誰不攬時不嫌重，挑時喊重，輕的也喊重剛！」我們都稱贊老張真有點張氣，既不像別的挑夫輕的喊重那樣討厭，并將內行話都老實宣布出來。

細雨綿綿，各人都打起雨傘，渡過小支流一，到月波。

在月波招待團兵早餐，各送幾角的勞費。團月波以上路險，只得又請團兵。（第一場團兵送至第二場，若繼續請團，則由第一場團兵持名片至第二場團房照會即來。）前行至江濱，江水蕩蕩湧來，團兵說：「此邊江岸山林本可通，但此山林為名險地——小郭家坎——與雲南大郭家坎？」奇名，前幾天我們還上

去剿匪呢！我們不必冒險，寧肯出幾錢渡過江去，江那邊再走幾里沙灘路，再渡江，便到蘇柳場。」們依從他的話，渡過急流，走了十幾里沙灘路，便見蘇柳場宛在目前，遠看臨江房屋整齊，岸旁停舟大小十餘艘，高桅矮蓬，自成佳景。

從敘內以上，逆岷江行；所遇水船，皆用一根總竹繩，分出若干細竹繩，繫於無數水手肩上拉行。（水手之羣，視船之大小而定。）水手們赤着下體，唱着高腔，用他「進——進——進——」的聲音和力量，戰勝逆水。

我們乘乘渡江的小船；船頭船尾各有一人，船尾者撐篙，船頭者運鈎。（其實一根篙鈎兼用的竹杆，篙底鈎頭，皆以鐵為之，）逆水朝崖石邊用力慢慢敲上。撐篙者不停的用力撐着後面崖石上的小洞，運鈎者不停的用力鈎着前面以向崖石上的小洞。（小洞甚多，高低不一，水漲水落均可行，）如此在一路小洞間一撐一鈎，約莫半點鐘，才撐到上有小亭樹林葱籠着的一窩高崖下面。高崖前江水甚勇，已不能前。高崖位置，已距離對岸蘇柳場前三四百碼；撐船的多此撒手棄杆，忙拾起槳來蕩。船一離崖，即被大水冲下，而蕩槳者同時用力，成四邊形對角線斜着渡下蘇柳場去，抵於

十月十日出版了  
上海代售處  
泰東圖書局  
亞東圖書局  
民智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上海書局

### 徵集猥褻歌謠啟事

孟孟  
（集甲）  
1 孟孟女尋夫（鼓詞）  
2 孟孟女十二月花名（江浙樂歌）  
3 孟孟女十二月花名（南京刻本）  
4 孟孟女十二月歌（廣西歌詞）  
5 孟孟女十二月歌（江浙樂歌）

沈的詩(詩)  
落花時節(雜記)  
等(詩)  
植柳節(小說)

蔣勝川  
汪茂遂  
陳尙友  
趙其文

連行  
一角四  
馬路太  
和坊光  
華書局

初夜市給哥樹基的信(二)

煥譚譯

淺草社編輯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發行

不哭(詩)  
期二  
報費：零售 每份銅元四枚外埠每份二分  
訂閱 全年二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發行處：北京大學校發書部  
發行處：北京德勝門十九號

期二  
報費：零售 每份銅元四枚外埠每份二分  
訂閱 全年二角六份外埠五角二分  
發行處：北京大學校發書部  
發行處：北京德勝門十九號

蘇柳場下三四百碼沙灘邊。

在蘇柳場又換團兵；煙鬼抽煙來回；老盡在泥溪本來同煙鬼講成六百錢挑到這裏，剛才得了煙鬼挑費，他乘煙鬼不在，笑着同我們商量，他說煙鬼不及他挑得起，他想我們把煙鬼的挑子以後放給他挑，省得在路上耽延時日，我們被其所動，煙鬼來時便把老盡的話提出向他商量，他堅持不肯，又議把我們的包袱抬起行李來分作兩擔，各挑一担，他還是不肯，還下罷論。

我們一千人出蘇柳場向沙灘走去；老盡失望，他說要同我們一路到么姑沱，跟着我們走了三里。

團兵高聲喊道：「狗××站着！」他開聲回話，團兵問道：「什麼？」他頓聲答道：「我——回去！」團兵又高聲警告他道：「你他兒子小心着，爺們回來收拾你！」說罷他轉身逃去，我們也轉身走，團兵向我們慎重道：「先生們不知道這一路不乾淨，濫人很多，稍一不慎，便受術中——若我們見龜兒子走

，實他娘幾下！」又轉口向煙鬼道：「你龜兒子再放挑子，也是該死！」煙鬼唯唯。

信

杜若

郵差來了，又帶了信來了。姊姊笑着說：「你們的信真多呵！」

我一把搶過那信丟在抽斗裡

「真麻煩，他偏有這許多閒話兒！」

等伊去後，

我拿出信來，撕開信封，抽出信箋，

並一氣兒將信讀完。

覺得心裡空空洞洞，

還感着什麼不足似的

又反覆的將信細看。

讀了一遍，又讀一遍，

像要從字裏行間

找出那瘦長影兒

這影兒，我在春申江畔第一回兒相見。

北海浴日

學昭

我常在猪市大街擡步，不論午前或午後，總之是頗想走走的時候。一陣大風括起，飛塵濃郁的轉旋，脚下是軟軟的，眼則是模糊的。我走得極慢，而氣力用得極大，一擡一擡的走着。當這時候也不止十來隻一羣的三四羣的猪，一前一後的揮着，於是牠們在左右繞圈子，發出呀喇呀喇的悲鳴，我避來逃去在猪圈裡竟沒有站立的地位！我發恨了的思想：牠們不樂意於去而被迫走着，我却要走而不得，我與牠們懷着同樣的悲哀，人寧何其不公允？好容易突出重圍，重新擡步，不幸又是一隊高視闊步的駱駝們，跨着方步，昂然而前。我的軀體比牠們短，我的力量比牠們小，在在是我不如牠們時候，於是我只有立在一旁，靜待牠們過去，到這時候，所謂擡步的興趣也就完結了！

我想，幸而我左右沒有愛好的朋友，她們將要以慣於取笑我者而取笑我了！「你被禽獸所困！」或者是「在猪市大街與誰散步呢？」回到室內，不覺又有悔心，北京的矮矮的屋子，悶悶的小通空氣的窗戶，既不能高眺，又不能遠望，這樣的拘拘，我終不能自釋。這幾天常常經過天安門前，在中央公園的

一帶，秋風吹着樹枝的黃葉，未盡的綠意，  
 這一切作伴。這一切樹枝的行列的旁邊，半鋪  
 的木板，白泥的牆壁，多少灰塵，於是我所煩悶而  
 不能自釋的兩面冰解了；室外的天地很大！  
 我忽然在五月濕氣淨而少灰塵的石板上躺下  
 了。一覺，也不須定時，月明風清的良夜；也  
 不定。露濕是固的靜夜，就在這時罷；淡淡  
 的月光從樹枝間，絲絲的射入，行人各自  
 奔去他的道路，談笑也不至驚擾我片時的休  
 息。

我試着這樣想而將睡眠也放棄了，夜來  
 的潮聲漸漸，殊擾人慾思！但想到明天的新晴  
 在入氣，更不知是如何的暢爽呢！

雨聲息了，窗上有反映着淡淡的紅色的雲  
 彩，我，鏡邊未上五時，就急急的起來。

匆匆的洗了一下，穿褂子披圍巾，  
 把門鎖鎖了，走出大門，地上還是濕濕的潮  
 泥，晨風十分有寒意，胡同口的許字担也還  
 不會響呢！

走到沙灘才見另另落落的行人，與三四的  
 黃包車，彷彿沒有一點確實的消息，我也就  
 慢慢的走着，與故宮的城池邊，看着慢慢的雲  
 彩，倒映着在短促的殘荷的綠葉邊，不靜  
 無水如起了金剛銀閃的波動了。

我到北海不是第一次，至於經過北海多

門前更不止二次三次，北海的門前照例有站崗  
 的警察，他朦朧睡醒的恍惚的站着，買票的門  
 口沒有人，而且還不曾開門。

我遲疑了一下，「進去得了！」一個警察  
 說。我爲了守他們公園要買票的條律而遲疑，  
 但他爲了我的遲疑而破例。

我有時想人們必須要有這種強硬的言詞  
 傳達他的情感，若是將我們的情感寄之於一聲  
 一笑，用之於理會，那麼這世界至少總能省却  
 多少的煩惱，這種美好的表情，彼此都以赤誠  
 的內心相見的！

過積翠園的石橋，紅色而雜着各色的雲霞  
 已是迷漫了太空了！我知道朝陽已在那裡躍躍  
 欲試，我激動的心不可阻便不暇欣賞兩旁的  
 景色而用力往上塔的石級上跑了！

我爲了要看日出而不顧疲及疲倦了！是的  
 ，我相信，凡人都有向上的雄心，如我有日出  
 一樣的決意而勇爲！以這種向上的雄心的開擴  
 而或爲大事業家，而或爲大學問家，這些都是  
 不想難待我們去發現的！不能使這向上的雄心  
 開擴，無形的消逝於銅臭，無形的消逝於肉慾  
 ，成爲殘廢，成爲頹喪，雖然是社會的惡力，  
 但是社會沒有知覺的，社會決不能對你說「不  
 要上進！」或者是絕對的阻你止，只有自己

不愛上進的人們，甘於自棄的或流於暫時  
 的！

在塔上盡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偉的  
 白塔礙我的視線，我周圍的審視，全城的房屋  
 都隱藏在樹叢中，四圍的城樓都浮在晨氣中，  
 多少的高爽清明的天空呀，雨後。看着近塔的  
 松柏如針般細小的無數的松針，更如孔雀毛的  
 花紋的一叢叢，在初晴時更加純綠了！地下的  
 小草，在牠殘餘的生命，也微微的笑了。我願  
 視東北角，只見魚白色的一片高出於淡綠的平  
 野，完全與西方的蔚藍相似。也不能辨別是  
 羣鴉或是別種的鳥，牠們就在這魚白色的一片  
 裡轉轉飛飛，這情景幾於使我疑心是在海邊看  
 日出，潮過後，白浪未退，是海鳥們歡樂的細  
 翔！

這時候朝陽初出在景山之巔，晶瑩的正映  
 着我的兩肩，不久牠漸漸高升，高出我的頭面  
 了！

走出北海，陽光已照到了屋頂，照遍了大  
 地了！行人雖已多，却還不見有如我一樣的第  
 二個進人進門去。他們掉首不顧的來往。可憐  
 ，寂寞的北海！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觸  
 的寂寞罷！

一九二五，一〇，二。

小說的觀覽和選擇  
 明澤 索寓言

香 迅  
 子 榮  
 杜 若

自由

時事述評  
 國稅與之議案  
 金佛即案與怎樣？

文 伯  
 文 伯  
 文 伯

進

時事短評

（一）章士釗的氣概果能用週末日才完  
 麼？  
 （二）花邊新聞的味感廣告

雄 劍